

# 海風周報

## 第十二號

### ● 目 次 ●

- |                  |     |
|------------------|-----|
| 1. 資本家的靈魂(小說)    | 適夷譯 |
| 2. 幾個關於文藝的問題(論文) | 林伯修 |
| 3. 我們的文藝(介紹)     | 若沁  |
| 4. 玻璃窗格的淚痕(小說)   | 文昭  |

## 資本家的靈魂

波蘭柯爾支柴克 (J. Konczak)

適夷譯

從前我常以為驚奇的，現在已經明白了，只有一歇兒，我會陷入於迷惘之中，可是此刻，却完全瞭解了。

我覺得很奇怪：那些資本家為什麼不自動地散施他的財產；而誰都有着超過他的需要的錢財呢。這是什麼緣故，他們却甘心做黃金的囊囊和銀行單子的奴隸，它們又不能消化的，不能把他們當飯吃。

因此那時候我想：假使有人好好兒的把這充分的理由，和平地告訴他們，那末，或許能夠把他們說服——也未可知？

終於我自己臨到了，我才發覺了資本家的靈魂，幻滅了這種空想。

我發覺：

因為我自己，曾經做了三個鐘頭的資本家。我是一個資本家了——我驕傲地自承了——因為誰要是不欺問我們，那就沒有罪過了吧——唉！在這世上，人

生是充滿着迷惑的道路——有了這樣的幸福，誰都會失掉他的靈魂了。

一次，是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有人來叩我的房門，先是慎重而輕輕的，後來敲得漸漸響起來——先是用指頭，接着是用了拳頭——起初不過把門鈕扭動着，後來是用門鈕拍拍的敲打。從我的經驗我可臆測得到的：不是洗衣婦來算帳，便是收租人同那看門人和他們的惡消息，也許是廚房裏的童子帶來了他的真聲。

我正窮得一格羅希也沒有了，因此決意裝着睡，只做沒有聽見，借此擋來人的大駕。

——裏邊有人麼？——聽那聲音倒是很和善的不是惡聲。

——噢，那個？——於是隔着門問。

——這裏有一封送給你的信。

真的麼？

——放在看門人那兒好了，——我定心地說，

——不，信裏附着錢呢。

錢？

在我近來倒運的生涯中，所碰到的事，大半都是不開心的多。做夢也不想望家裏寄錢來的信了。

我疑惑地，戰兢地接了這封信：

“運氣的先生：

“愚書畫社的創辦人，很歡迎你的合作，我們已把你的名字，記在我們的基本組織人的名單裏  
.....現在預先付上稿費.....”

啊，我得了五張三盧布的鈔票，無疑地，這是足足的十五個盧布。雖然我的身體是凍着，我却呆呆地凝視着這個謙恭的差役。當着這個站在我面前的禮貌的人，我簡直不知要甚麼做才好。

——是的.....十五個盧布.....是的.....不錯.....不錯.....

總之只有一句話，再也不多。這時候從我平衡的腦壳裏閃電般飛出一個意念：

——忍耐化些小費.....就在這幾天裏我橫豎又可預支.....如我所期待的更大

的總數了，……

最後，我什麼也沒有說，拿了一張三盧布的鈔票給那個差役。

他鞠了一個躬，歡喜着走了。

立刻，一陣悚然的感覺襲上了我，便在這一剎那間，種着了所有者的靈魂的種芽。

——我給得他太多了，我好大意呀。我少了一張鈔票了，五張鈔票只剩四張了。五張當然是比四張多呀。

——我應該留心：我太沒有成算了，自己所希望的計劃，那個正該留着的屬於自己的錢。——我真後悔給了的自己僅有的鈔票——我要的是五張而不是四張，要更多點而不是更少點，——以外我再也沒有旁的意識，再也沒有旁的願望和目的。光是只想本來是五張而不是四張的鈔票。

於是快樂變成了煩悶，不快活代替了高興，惡意代替了善念。

把三個盧布給那個差役——多麼蠢呀，那些差役們是喪失了道德的，墮落者，酒鬼，浪費者，無信仰的，不孝親不顧家的壞蛋。

——在這兒，已經有了憎惡，偽善，詭蔑了。

我急忙地披起衣裳，走到店舖裏買了一隻鑲着鋁邊的皮的錢囊，裏面分做三夾，那是新的，發着好聞的氣息的——真好玩藝兒。每一夾裏我藏了一張綠色的鈔票，把其餘的另錢，塞在馬甲的小袋子裏，於是在街上無目的徘徊着。

——啊，日安！

——噯，噯，噯，……

這是政論家柯萊果，同志，而且幾乎是一個朋友。

——喂，到什麼地方去？——他略略帶些干涉意味的問我。

——那兒去？——他有些驚異地楞了楞眼球，——那末，什麼地方去呢？

——他伸出一隻手像等候我的把握似的，向我的面上注視着攷量。

我立刻覺到了：他是窮得一格羅希也沒有的傢伙，他會問我借呢，說不定他要硬拿，那末至少我要再失去一張鈔票，只剩兩張，我不是要更窮了麼。我的新錢囊的一夾將空虛得變成一個深淵——沒有東西了。

我連忙一跳，跳到路旁邊，——他也跟了過來——我又走開，——我跑了。——我的額上溼溼地滴下汗珠了，——頭髮在頭上豎了起來，——爲了保護這三張綠鈔票，我只好打消了自己的願望，弄得什麼東西也不想買了。

這時候，我突然醒悟了，我是站在那些玩雜司忒律者\*的旁邊了，立刻從身邊拿出了那個錢囊，把他丟在水裏。用了留在馬甲袋子裏的那些零錢，買了臘腸和捲心菜。

\*雜司忒，骨牌的一種，這兒是指實本家。

(二二，一一，一九二八譯自世界語)

1929年急待解决的

## 幾個關於文藝的問題

林 伯 脩

1928年是中國普羅文學主張牠的存在權的年頭。 1929年應該是牠開始確立牠自己的理論和實際地解決當前的的具體問題的年頭。

普羅文學，在中國，應于現階段客觀的需要，依着作家主觀的要求，在1928年的開頭送出牠的作品于讀者社會了。 因爲初生的關係，內容未免相雜些，技巧未免幼稚些，但是在現在看來，牠已是確確實實地取得存在的權利，受到讀者的歡迎了。 牠簡略地追跡了‘五四’以來文學革命的歷史，揚棄了浪漫主義及自然主義……等等的文學，同時指出了革命文學的發生之必然及牠的社會的根據。 在指導理論方面，已經由“革命文學”發展到“普羅文學。”具體地說，就是由

‘革命文學是以被壓迫的羣衆爲出發點的文學！

‘革命文學的第一個條件，是具有反抗一切壓力的精神！

‘革命文學是反個人主義的文學！

‘革命文學是要認識現代的生活，而指示出一條改造社會的路徑！’(“太陽月刊第二號‘關於革命文學’)

于革命文學’)

的論理發展到

“革命文學，不要誰的主張，更不是誰的獨斷，由歷史的內在的發展——邏輯，種種當然且必然地是無產階級文學。”（“文化批判”第二號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

的理論。但是，這還只是一般地規定革命文學必然地是普羅文學，却未曾充分地給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確立普羅文學的理論。

同時，因為集中于革命文學底一般的性質底討論及非普羅文學的謬論底指斥，很少討論到具體的問題，尤其是普羅文學運動的理論。結果，祇有因批判非普羅文學的謬誤，揭破他們想把普羅文學“放逐到永遠的彼岸”底處心，作為副產物而解決了普羅文學的作家問題（“我們”創刊號“革命文學的展望”；“思想”第二期“自然生長性與目的意識性”等等）。其他許多被提出着或被暗示着的問題，都未經過詳細的討論及具體的解決。這些問題，都是應該而且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1929年歷史課給我們的任務。

我在這篇小文，只想提出下面三個問題來說一說，其目的在要惹起大家的注意，共同來討論牠們和解決牠們。敘述的範圍，現時只能暫限于文學方面了。

## 二

第一個問題，就是普羅文學底大衆化底問題。

普羅文學，牠是普羅底一種武器。牠要完成牠作為武器的使命，必得要使大衆理解；“使大衆愛護；能結合大衆底感情與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這是普羅文學底實踐性底必然的要求；同時，也是普羅文學底大衆化問題底理論的根據。因為普羅文學，如若不能達到使大衆理解底程度——大衆化，牠便不能得到大衆的愛護，便不能結合大衆底感情與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又怎能夠戰勝資產階級文學而從牠的意德沃羅基底支配之下奪取大衆呢？

我們的革命文學底讀者是些什麼人呢？究竟有多少呢？我們相信決不會如茅盾君所說的那麼寡少，“只成為一部分青年學生的讀物”，而絕無其他的讀者。但是對於一切的讀物底讀者總數看來，那無疑地地盤是很狹小的。（這當然還有其他種種的原因，不能通通由作品本身來負責的。）

這種情形，不但中國如此，日本美國等也是如此。例如日本，根據某工人

在他的工廠(印刷業工廠)所調查的統計：“勞動者每百人底日常讀物(除了報紙之外)有60%是屬於講談社系的(“講談”如中國的“評話”，多係講英雄俠客忠臣孝子一類的東西——筆者。)屬於任何意義的社會主義的雜誌，不過只佔有1%而已(見“戰旗”1928年六月號中野的論文所引用)。藏原惟人也說過：“現在我們的藝術……僅有三四千的讀者及觀眾——而且主要的部分還是屬於知識階級的。”(見八月號“戰旗”)

美國是怎樣呢？傅利曼說：“高級文學在美國的大眾生活，差不多沒有什麼重要性，Main Street 的居民差不多全部沒有一次聽過辛克萊和魯易的名字。勞動者幾乎全部都不知道辛克萊之名。民眾底藝術生活底主要的成分不是藝術文學，而是報紙，廉價雜誌，Radio，留聲機及電影。”見八月號“Communist”底“關於美國文學的節略”底拔萃)

就是在普羅獲得勝利已經十年底蘇俄，也是未能脫去同樣的狀態。盧那查爾斯基批評着現在俄羅斯的普羅文學；指摘出蘇俄的許多作家專在致力為“文化高度的讀者——即普羅底上層部分，完全地有意識的黨員，已經獲得頗高的文化水準的讀者”創作；希望有“能使百萬的大眾感動的作家出現，就是依着初步的而且單純的內容也好”；最後高呼着“為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者，應該把後者估價得更高(見1928年七月他所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藝的任務之論綱”，全文已譯登本報第六期)。

照着上舉的各例看來，這一現象，很普遍地在世界存在着，不單是我國特有的現象。但是這不能成為我們的文學作品缺欠大眾性底辯解，也不能成為我們文藝運動幼稚底辯解。惟其如此，所以，我們便更應該及早提出這個問題，積極地加緊起來努力。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主觀的力量比上舉的各國要弱得多，而我們客觀的障礙又比各國來得更大底緣故。

這一問題底解決，主要的自然要由普羅文學作家實際上底作品行動及藝術運動底技術的行動今後的奮鬥和發展來解決，決不能單靠一般抽象的理論解決。可是理論上的探討是一切實踐的前提和方針，所以，我們覺得有提出這一問題來請大家討論底必要。我們認為要來討論這一問題，有幾個根本的觀念應該要注意

的——雖然單就這一問題底理論上的解決說，也不是一篇小論文所能勝任愉快的——現在把牠寫在下面：——

(1)討論這一問題，固然要注意到文學自身的本質，但同時尤要注意到使這個問題提出來的現階段底客觀的要求及條件。因為決定某一具體的問題底方針，是應該從具體的情勢出發，從一般的命題出發是不行的。

(2)普羅文學底大衆化，是要使牠的作品能夠接近大衆——即使大衆理解，所以不僅要在文字上力求其顯淺易懂，而且必要把握着普羅的意識，用這意識去觀察現實描寫現實。因為所謂“接近大衆”，“使大衆理解”，不盡是對於文化程度低微的讀者而言，同時也對於文化程度較高的為支配階級的意識所麻醉的讀者而言。並且在幾乎沒有從普羅出身的作家底中國，這一點尤值得注意。這就是牠和一般的所謂“通俗小說”絕對不同的地方。

(3)普羅文學所要接近的大衆，在社會底階級構成很是複雜的現階段的中國，決不是單指勞苦的工農大衆，也不是抽象的無差別的一般大衆——所謂“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而是指那由各個的工人，農民，兵士，小有產者等等所構成的各種各色的大衆層。在這裏我們應當科學地具體地去把牠們詳細分析，絕對不許含糊籠統。

(4)我們的文學大衆化底目的，在於“結合大衆底感情與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以期達到普羅的解放。所以，牠不僅要“描寫他們的各種苦痛，”來“為他們訴苦”，緊要的是要明顯地或暗示地寫出他們這些苦痛的由來，他們在歷史進程過程當中的運命和其所負的使命，指示給他們以出路，鼓舞着他們的革命的熱情和勇氣，使他們走上歷史所指示的革命底光明大道上去。這不消說不是什麼“表現小資產階級的作品，”更不是什麼“黑色文藝式的農民文學。

(5)普羅文學底大衆化，固然要使大衆愛護，但不是一味在討他們的“歡喜”而只管去追隨他們。要是只管去追隨他們，便很容易離開普羅文學底根本立場，很容易喪失覺醒及“抬高”他們底任務。因為他們的意識，除開一部分覺醒的人們以外，不是受了資產階級的意識沃羅基底支配，就是自然成長性的階級意識底緣故。

(6)普羅文學底大衆性，不是內容的性質，而是形式的性質。所以，內容不必限定於複雜的高級的東西，就是單純的初步的也好，祇要能够使千百萬人感動的強有力的藝術形式來表現牠。因為爲着築起自己的生活而勞動着的大衆，大多數首先感到必要的就是單純而且初步的內容。同時在這裏我們應該先把大衆所愛護的文藝的形式細心地研究着，批判地接受過來。

(7)普羅文學決不因其大衆化而減低牠的價值。不但如此，我們對於這樣的作品，還應該估價得更高。所以，盧那查爾斯基說：

“讓榮譽歸於能夠以使千百萬人也感動般的強有力的藝術的單純來表現複雜的可貴的社會的內容的作家吧！就是比較的單純的而且比較初步的內容也好，讓榮譽歸于能夠使這幾百萬大衆感動的作家吧！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應該把這樣的作家估價得非常的高。(看前面所引的論綱)

這不消說，不是否定爲高級的讀者寫作的作家，而是我們不應該以“文化人的傲慢”去蔑視那種能使千百萬人感動的“單純而且初步的作品，”致妨礙普羅文學底大衆化吧了。

(8)要使作家的作品能够大衆化，第一，作家自身的生活便應該普羅化。這樣一來，他纔能真地把握到普羅的意識。第二，作家應該細心地去接近及觀察他所要描寫的對象(這同時也是他的作品所待期着的讀者對象)。

### 三

第二個問題就是普羅列搭亞寫實主義底建設問題。

在1928年所發表普羅文學的作品，是很少能够使我們十分滿意的。在無產階級文學的幼年期，這是必然的。我們並不因此便對於普羅文學底前途抱着悲觀，更不消說不會跟着所謂“並不反對革命文藝的人們”來“嘆息搖頭”的。因為那些未能使我們認爲十分滿意的作品，有些是由於過去的浪漫色彩的殘留，有些是由於沒有完全擺脫舊式小說的窠臼，有些是由於沒有深入羣衆，不能瞭解他們日常的生活而祇爲輪廓的描寫，結局，遂不免陷於公式地概念地描寫的缺點……。一句話說，這些都是形式與內容不相調和的毛病。我們知道：作家祇有堅決地站在普羅列搭利亞寫實主義的立場，纔能够克服這些毛病。並且在使我們的文學大衆化的時候，這一克服尤爲必要。



普羅文學，是普羅的意德沃羅基的一種。牠必然地內在地要求牠的作家站到普羅哲學的立場——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上來。這個立場便決定普羅文學作家對於現實的態度：他們應該澈頭澈尾地是客觀的現實的。他們應該離去一切主觀的構成，於其全體性及其發展中來觀察現實，描寫現實。換句話說，就是把現實作為現實來觀察和描寫。在這個意味上，他便應該是一個寫實的作家。那麼，普羅作家應該怎樣，纔不會陷於過去的自然主義底寫實謬誤呢？換句話說，就是不陷於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來求什麼“人的生物的本性”底資產階級的寫實主義底謬誤，及陷於站在階級妥協的立場而以情愛，正義，人道為招牌的小資產階級的寫實主義底謬誤呢？臧原惟人在他的論文裏說得很好：

“普羅作家，第一不可不獲得明確的階級觀點。所謂獲得明確的階級觀點者，究竟不外是站在戰鬥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如若用着‘××（全蘇聯無產者作家同盟）的名句來說：牠（無產階級文學作家）是不可不用無產者前衛的“眼光”來觀察這個世界而把牠描寫出來。……因為現在能夠真實地於其全體性及其發展中觀察這個世界者，會去戰鬥的普羅——無產者前衛之外，沒有其他底緣故。”

又說：

“牠（普羅文學作家）從過去的寫實主義繼承着牠對於現實的客觀態度。這裏所謂客觀的態度，決不是說對於現實——生活之無差別的冷靜的態度，也不是脫力持超階級的態度，而是把現實作為現實，沒有什麼主觀的構成地，主觀的粉飾地去描寫的態度。（見“太陽月刊”1928年七月停刊號‘到新寫實主義之路’）

這樣看來，普羅文學，從牠的內在的要求，是不能不走着這一條路——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之路。翻過來說，就是如果不把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建設起來，便不能成為真實普羅文學。所以，這種寫實主義的建設，成為一個當前的極為重要的問題。這要我們的作家及批評家有意識地積極地在這一方面來共同努力。就中我們的作家的作品行動舉中到這方面的建樹來尤為重要。因為在文學上一種主義的確立和發展，不僅需要理論的提倡，主要的還是站在那種主義的立場上底作品的產生底緣故。

第三個問題就是藝術運動底二重性底問題。

根據上面所說，普羅文學的立場，應該是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的立場。就是應該用着無產階級的前衛的“眼光”去觀察世界，與用着嚴正的寫實主義者的態度去描寫牠。”那麼，我覺得所謂藝術運動底二重性這個問題也應該從這裏獲得解決的暗示；不消說，還要格外注意到當前的具體的情勢。

這個問題，沈起予君已經在1928年提出了(“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藝術運動底根本概念”)。他並且很謙遜地說，“以上不過是問題底提出，自然還須得有人來參加討論。”現在，我就本着沈君的意思，來參加這個討論。沈君解釋這個問題說：

“所謂兩重性者，即是藝術運動的意義，一方面是直接製作鼓勵及宣傳底作品，而與政治合流，他方面是推量着藝術進化底原則，來確立普羅列塔利亞藝術，以建設普羅列塔利亞文化。”

接着他說：“本來藝術底形式及性質等底進行之原則或法則我們未始不可加以推測。”“但我(沈君自稱)並不會忘去：“正在社會轉形期底時候，祇有從事‘政治批判’，即一切藝術若不與政治合流，則皆係徒然’底意義。”所以，沈君主張！“藝術運動底結論，是應當與政治合流，——即是應作為政治運動底補助——我們給它一個‘副次的工作’底名詞。”他的理論的根據是：

“我們無寸時可以忘去的，就是藝術運動，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鬥爭中是必要的，但却是副次的工作。我們底主要目的，却不可以當作在建設普羅列塔利亞文化。因為普羅列塔利亞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決不能把自身底文化水準提陞到布爾喬亞以上；有產者們不特支配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機關，而且在經濟上及立法上亦完全把普羅列塔利亞特壓得毫無自由的出路。無產階級既不能受完全的初等教育，自然說不上應其才能而得受特殊教育了。我們在這種狀態下底無產者，還可窺有很好底發明，及‘健康與嚴嚴’底藝術出來麼？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布爾喬亞在封建社會中有了發達其自身文化底運命，而普羅列塔利亞特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則斷絕了不曾這種光了！我們現在雖有‘資本論’一類底文獻，資本論底批判力，終究敵不過武力底批判。所以普羅列塔利亞特始終是無條件底革命階級，他為獲得一切意見，最初底工作，就在獲得政治。這種獲得政治之先後，即布爾喬亞革命與普羅列塔利亞特革命之區別的地方。”

以上詳引了沈君的原文，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到問題之所在和沈君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以下可以把我們的意見敘述出來。

在進行我們的敘述之先，有幾點是應該預先明白的：我們的革命文藝運動雖然是很幼稚，免不掉許多過錯，但是，牠一開始便走上正軌，還沒有發見“藏在確立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底美名下，而墮落到與現實無關，去作小資產階級一樣底藝術，底傾向；沒有魚目混珠的冒牌的普羅文藝運動底理論；有的只是站在非普羅文學的立場來冷嘲熱罵，還說不上有系統的理論底雜感似的文字零星散見吧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我們的革命文藝運動，實際上構成全世界的這種運動的一環。固然不應該把我們特有的環境和條件忽視，但是不能因此便不注意到國際的情勢。最後，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各個時期的劃分，固然有牠各自的重點，但是，各個時期彼此之間，是有一種內面的連絡，辯證法的關係的。第二個時期的作品，必然地要攝取第一個時期中的作品底要素，翻過來說，就是第一個時期的作品，是必然地含着第二個時期所攝取的要素。這種要素，從客觀看來便是設建的要素。所以，

第一，普羅藝術，是普羅解放的一種武器。牠為要完成牠底武器的使命，必然地是不能離開現實。在這個意義上，沈君主張藝術運動應當與政治合流，這是對的。不過沈君說：“所謂藝術運動應與政治合流者，這不外乎是以藝術底力量來啟示大眾，使一般意識退後及低下底大眾，向着革命底途徑前行。”似乎輕視了藝術運動底建設方面底作用。但是，從他主張這裏底作品，必須具有真正底藝術性；及恐怕“我們底作家必有一部分去作淺薄底政治論文，漠視作品底一切藝術性”這些說話看來，又似乎不是這樣。這是由他把藝術運動看成太純及把時代畫分得太機械的緣故。盧那查爾斯基說：

“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不可完全地單以課了實際問題底作品為有意義的東西。當面的問題底提出，其特殊的重要性雖是不可否定的東西，但是，就是一見好像通于一般的或相隨大道的。如果實際很注意地檢討一下，便可見其影響着社會生活的問題底提出，其有巨大的意義，也是絕對不可否定的。

在這裏，我們有着和關於科學一樣的現象。要要求科學全然地顯于實際的任務，這是深

期的理見。最科學的科學底可圖。當其解決了的時候，也常成爲最有益的東西，這是已經成爲ABC了。”(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任務之論綱)

所以，只要這種作品是站在普羅文藝的立場而製作的，就使不是直接地爲鼓勵及宣傳而製作的東西，也是必要的。而且這種藝術在藝術的武器底磨練上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第二，沈君雖認藝術運動爲普羅列塔利亞特爭鬥中所必要的，但却把他看做“副次的工作，”——“政治運動底補助。”這是由於他從他的“布爾喬亞在封建社會中有了發達其自身的文化底運命，而普羅列塔利亞特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則斷然沾不着這種光了”底一般論去引出結論而不從具體的情勢而引出結論底必然的結果。這是犯了方法論上的錯誤。並且在全世界的範圍內，變革前期的普羅文化，不但可能，而且現在已有了相當的成績。這不待言對於各國底普羅文藝乃至文化會有很大的貢獻。同時牠對於國際資本主義也有着很大的打擊呢。

普羅文藝運動是普羅鬥爭中的一種方式，牠和政治運動一樣地是階級解放所必要的東西。牠與政治運動是有着內面的必然的聯絡，所以牠必須與政治運動合流。但不應該因此把牠看做“副次，”把牠看做政治運動的補助。在這裏只有工作上分配的問題，而不是性質上輕重的問題。如果把牠看做副次的東西，結果必不能獲得藝術運動的正確的理論。

## 五

以上三個問題，我們認爲都是1929年的當前的問題，所以把牠重行提起，同時略述我關於牠們的意見，想借此來引起大家討論的興味。因爲這關於普羅的發展前途甚大，而且，牠所牽聯的範圍甚廣，我自始就不敢希望這篇小文能夠給與解決的了。

# 我們的文藝

若 沁

## 四

“崩壞”(四幕劇) 倍·拉維來尼育夫作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勃發之前，巴爾幹艦隊巡洋艦黎明號(Aurora)對於革

命背叛者凱倫斯基的政府所在地“冬宮”，放射了一顆偉大的砲彈！拉維來尼育夫的戲曲“崩壞”就是以這種歷史的英雄事蹟作為題材的作品。

作者採作戲曲構成的要素的，是下列的三種史實：

1. 七月的示威(被反革命派所襲擊的彼得堡大示威)。
2. 十月的黎明號進擊。
3. 反革命派探知了進擊計畫而企圖的爆沈陰謀。

作者把握了這三種歷史的事蹟，強有力地描寫出布爾塞維克和門塞維克的鬥爭。

巡洋艦曙光號(以黎明號為Model的)的艦長倍爾賽涅夫和慍悍的艦內委員長加東，多是七月彼得堡示威的中心分子。艦長的家裏，有一個全幅的擁護革命的長女它邵娜，和一個思想上完全立于反對地位的它邵娜的丈夫海軍大尉許篤倍。艦長和加東參加示威運動回來，極力的指斥反革命軍的暴舉，於是許篤倍和加東之間引起了劇烈的爭鬥，因為它邵娜的調停，雙方放下了已經拿出來的手槍，但是兩者之間的溝渠愈加變成深刻。(以上第一幕)

海軍少將米里珍和S.R.的中央委員及全俄蘇聯中央委員烏司本司基(即凱倫斯基)到巡洋艦曙光號來參觀，對兵士們極力的攻擊布爾塞維克的政策，他說：“諸位情願將俄國賣給德意志嗎？……你們是受了布爾塞維克的騙了！……”於是加東和兵士們一齊的起來反抗，喊出了“本艦是除出布爾塞維克之外什麼命令多不接受”的口號。(以上第二幕)

許篤倍的走狗休華幾，在艦內探出了曙光號翌朝拔錨進擊冬宮的計畫，於是“祖國自由防禦委員會”的人們，立刻齊集在許篤倍的房間裏面開會，想要在當晚上實行爆沈曙光號的陰謀。其中有一個委員伯來伏依，和它邵娜的妹妹庫賽涅發生了熱烈的戀愛，在不知不覺之中洩露了在今晚上要實行的計畫。

會議完了之後，大家多去着手實行，庫賽涅想要在屋頂上眺望巡洋艦炸沈的光景，所以向她姊姊借一個望遠鏡應用，它邵娜問了原因，方纔知道了他們的陰謀。於是她非常的吃驚喊出了“我要拋棄你們，……你們已經都是我的敵人”的呼聲。(以上第三幕)

在巡洋艦曙光號上還是什麼都不知道，曾經參加過巴巧姆金戰艦叛亂事件的老水兵，拚命的在那裏鼓勵後輩，要他們謹慎從事，不要再像從前一樣的失敗，這時候休華幾暗中登場，將哨兵推入海裏，而在艦上實行爆破的準備。這時候艦長和加東到着，因為不見哨兵站崗而發生了疑慮，於是立刻召集了哨兵來搜查。正在佈置陰謀的休華幾立刻捕縛出來，但是他爲着要離開軍心，所以故意說出艦長自身是陰謀事件的主動。

正在軍心搖動的時候，忽然巴爾幹艦隊的中央委員和它卻娜趕來，于是一切陰謀都歸失敗。加東立刻下令搜查全船，不久就將許篤倍和他的走狗拿住。正在這個時候，無線電報接到了巴爾幹艦隊中央委員會的出發命令。

他們所盼望的日子，已經到了！加東手裏抓着那張命令的電報高聲的喊道：“同志們！前進呀！向着比得堡，這是偉大的前進！諸位，這是爲着大地，爲着全世界，爲着麵包，爲着工人自由的前進！我們要在這一次鬥爭中，永遠地切斷了布爾喬亞的羈絆！”

“拔鑼！”

“舉旗！”

于是，在全體的緊張裏，工農大眾的旗子蔽住了舞台的全體。（以上第四幕）

據說，這篇戲曲第一次在華夫湯郭夫劇場上演的時候，在這個偉大的幕切的當兒，全場的觀客，忘記了全身是在劇場裏面，看見了自己的旗幟高揚，禁不住全體起立，重新嘗味了一次十月革命當時的那種感激。

作者在第部作品裏面所把握的基本問題，是一切舊的事物的崩壞，和一切新的要素的生成。更具體的說，就是說明布爾塞維克和門塞維克的對立的發展，以及在種爭鬥裏面的必然而決定的勝利。

## 玻璃窗格的淚痕

文 昭

雖然經過八九年的長時間，一段悲哀的印象，潛伏在下意識裏，往往不期然而然的閃將出來。當着風雨之晨，歷落的雨點打在玻璃窗格，迅速地流成幾道

痕跡，我眼前就湧現那個小人兒，一張蒼白顏面緊緊偎貼玻璃片上，鼻尖和嘴唇壓到平扁，反映出格外肥大，因為驚恐過度，唇邊却不絕的抽搐，眼皮——甚至連一根一根的睫毛，都向下垂着，還有明明顯顯的兩條淚痕。

那時正是 C 將軍統治廣東的時候……

有一天，我的朋友老梁帶來一位生客，說是三行壯士，姓李名坤，綽號黃天霸，前日幾千工友大鬧公安局，爲着要奪回此人……。那人，有四十以上年紀，身軀高大，面作紫色，兩頰和前額突起，那本來凹入的眼眶更深得如像黑洞一樣，眼睛慣於凝視，轉動時却射出黃光，肩頭微聳，略現老態，可是一望到他那強硬的胳膊和粗大的手指，就知道他在相打的時候，一點也不會老。

彼此親熱握手之後，不免談到和警察鬥爭事件，這位老壯士很簡單的將被捕和出獄的情形追述一遍。我從他發愁的面貌看出他內心定然蘊藏着一樁大事，正欲動問，接着老梁便把此番造訪的來意代爲說明。原來李坤是在家裏被捕的，他的老婆眼見一隊持槍的警察擁着自己的丈夫，料想凶多吉少，她就像母獅一般向那領隊的直撲過去，連哭帶罵，下死勁的糾纏着，結果受了一頓槍桿和拳腳的打擊，昏倒街上。事後鄰里紛紛灌救，把她扛到家裏，她不獨自身得着鉅創，連躲藏在她腹內一個孩子也蒙了傷害，所以她一直不曾起來。如今病勢一天重似一天，有些朋友勸李坤送她進去市立醫院醫治聽說我認識院裏的女醫生，特來要我作個介紹，希望得到較好的待遇。

李坤聽老梁說到女人受傷的時候，他纔起兩道濃眉，搵要地補充了幾句，隨後却危坐不動，大概他對於他那老伴的前途，隱隱泛出一片黑暗的，悲慘的幻象了。我不等待他說第二番話，立刻寫了一封介紹信，着實囑託醫生，關照一切。在李坤有事在心，要了信，道聲再會，便催促老梁去了。

又過了幾天，我從維新路走過一遇着李坤，攜同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老遠打着招呼。

「往那兒去，尊嫂的病好了麼？」我問道。

「不見得會好，」他搖一搖頭說，「現在和女兒去看呢。」

我心有想道，「我也要看一看這個敢同警察對打的女人，」就對他說：

「放着沒有事，我陪你到醫院走一遭，好不好？」

「那好極了，」他立即答應。

三個人作一陣走，在路上他把女人進院的經過告訴我，並且說：幾個醫生都很用心看護病人，這一層倒使他減去一些焦慮。我隨便應和着，而我此時却另外給一種心情籠住，我覺得那小女孩盡力將她短小距離的步武加緊了速率，總是突過我們前面，時時迴首仰視她的父親，好像怪恨他祇顧講話。

我們走進醫院，在一條長廊中間見着女醫生，我向她問好，然後問病人，醫生說，剛吃過藥，可以去看，她返身一直引我們到病人房裏。

我常見雪白棉單襯托着一副青黃腫脹的面孔，全身像一枚浸透的餅乾，一觸便即潰爛，這就是我所想看的李坤老婆，不禁使我喫驚。她實在病得太利害，誰也不會相信她是曾經令一個警長大吃其虧的健婦。她張大了泛白的眼睛瞪視着我，似乎很詫異，至於我，祇能夠向她點一點頭。她一面抓住小女孩的手，一面有氣無力地用苦澀的，悽咽的聲音應着李坤的問話。我和醫生退到門邊。

「這樣子的病會治好的麼？」我問。

「看起來希望很少」醫生答話一樣的顯現着凡是老於此道對病人死亡毫不動念的那種神氣，但畢竟是慈心的女人，所以又加上一聲嘆息。（未完）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發行		(第十二號)	
編輯者	海風週報社		
發行者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		
寄售處	本埠及各省書坊		
價目	每週一期	零售大洋三分	
	半年二十六期	一元	
	全年五十二期	二元 (國內及日本各埠郵費在內)	